

夜讀抄

周作人作



周作人著

夜讀抄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付印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夜讀抄

實價一元

著者

周作人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美華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電報掛號二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濟南 成都 汕頭
廣州 開封 貴陽 溫州
南京 重慶 武漢 雲南
廈門 杭州 西安 長沙

北新書局

目錄

小引	一
黃薔薇	四
遠野物語	九
習俗與神話	二〇
顏氏學記	三五
性的心理	四三
猪鹿狸	五三
蠕範	六〇
蘭學事始	六九
聽耳草紙	七八

一歲貨聲	八四
一歲貨聲之餘	九一
希臘神話一	九六
希臘神話二	一一〇
金枝上的葉子	一二一
清嘉錄	一二九
五老小簡	一四一
花鏡	一四八
塞耳彭自然史	一五五
顏氏家訓	一六八
甲行日注	一七七
男化女	一八四

和尚與小僧	一九三
文飯小品	一九九
江州筆談	二一三
五雜組	二二〇
百廿蟲吟	二二七
廠甸	二三六
再論喫茶	二四三
鬼的生長	二五二
太監	二六一
縊女圖考釋	二六九
姑惡詩話	二七六
畫蛇閒談	二八七

論妬婦	二九二
論泄氣	二九六
論伊川說詩	三〇〇
苦茶庵小文	三〇三
後記	三一〇

小 引

幼時讀古文，見秋聲賦第一句云：『歐陽子方夜讀書』，輒涉幻想，彷彿覺得有此一境，瓦屋紙窗，燈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櫚，後來雖見『紅袖添香夜讀書』之句，覺得也有趣味，卻總不能改變我當初的空想。先父在日，住故鄉老屋中，隔窗望鄰家竹園，常爲言其志願，欲得一小樓，清閑幽寂，可以讀書，但先父佗僚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於天命薄如紙』，纔過本壽，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纔及三尺，所云理想的書室僅留其影象於我的胸中而已。我自十一歲初讀中庸，前後七八年，學書不成，幾乎不能寫一篇滿意的文章，庚子之次年遂往南京充當水兵，官費讀書，關餉以作零用，而此五年教練終亦無甚用處，現在所記得者只是怎樣開槍和爬桅

竿等事。以後奉江南督練公所令派往日本改習建築，則學『造房子』又終於未成，乃去讀古希臘文擬改譯新約，雖然至今改譯也不會實行，——這個却不能算是我的不好，因為後來覺得那官話譯本已經適用，用不著再去改譯爲古奧的文章了。這樣我終於沒有一種專門的學問與職業，二十年來只是打雜度日，如先父所說的那樣書室我也還未能造成，只存在我的晝夢夜夢之間，使我對於夜讀也時常發生一種愛好與憧憬。我時時自己發生疑問，像我這樣的可以夠得上說是讀書人麼？這恐怕有點難說罷。從狹義上說，讀書人應當就是學者，那我當然不是。若從廣義上說來，凡是拏著一本書在讀，與那些不讀的比較，也就是讀書人了，那麼，或者我也可以說有時候是在讀書。夜讀呢，那實在是不，因為據我的成見夜讀須得與書室相連的，我們這種窮忙的人那裏有此福分，不過還是隨時偷閑看一點罷了。看了如還有

工夫，便隨手寫下一點來，也並無什麼別的意思，只是不願意使自己的感想輕易就消散，想叫他多少留下一點痕跡，所以寫下幾句。因為覺得夜讀有趣味，所以就題作夜讀抄，其實並不夜讀已如上述，而今還說誑稱之曰夜讀者，此無他，亦只是表示我對於夜讀之愛好與憧憬而已。民國十七年一月三日於北京。

黃薔薇

黃薔薇（原文 *A Sarga Rozsa*，英譯 *The Yellow Rose*，）匈牙利育珂摩耳（*Jókai Mór*）著，我的文言譯小說的最後一種，於去年冬天在上海出版了。這是一九一〇年所譯，一九二〇年託蔡子民先生介紹賣給商務印書館，在八月的日記上有這幾項記事：

九日，校閱舊譯黃薔薇。

十日，上午往大學，寄蔡先生函，又稿一本。

十六日，晚得蔡先生函附譯稿。

十七日，上午寄商務譯稿一冊。

十月一日，商務分館送來黃薔薇稿值六十元。

育珂摩耳——歐洲普通稱他作 *Dr. Maurus Jókai*，因為他們看不慣匈

加利人的先姓後名，但在我們似乎還是照他本來的叫法爲是，——十九世紀的傳奇小說大家，著書有二百餘部，由我轉譯成中文的此外有一部匈奴奇士錄，原名神是一位（*Rgy az Isten*）英譯改爲 *Mids the wild Carpathians*，——黃薔薇的英譯者爲丹福特女士（*Beatrice Danford*），這書的英譯者是培因先生（*R. Nisbet Bain*）匈奴奇士錄上有我的戊申五月的序，大約在一九〇九年出版，是說部叢書裏的一冊。

這些舊譯實在已經不值重提，現在所令我不能忘記者卻是那位培因先生，我的對於弱小奇怪的民族文學的興味差不多全是因了他的譯書而喚起的。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見坎勃列治大學出版的近代史中有一冊北歐是培因所著的，可見他是這方面的一個學者，在不列顛博物館辦事，據他的哥薩克童話集自序彷彿是個言語學者。這些事都沒有什麼關係，重要的乃是他的譯書。他懂得的語言真多！北歐的三

國不必說了，我有一本他所譯的安徒生童話，他又著有安徒生傳一巨冊，據戈斯(Edmund Gosse)說是英文裏唯一可憑的評傳，可惜十六年前我去購求時已經絕版，得不到了。俄國的東西他有託爾斯泰集兩冊，高爾基集一冊，俄國童話一冊是譯柏烈偉(Polevoi)的，哥薩克童話一冊係選譯古理須(Kulich)等三種輯本而成，還有一冊土耳其童話，則轉譯古諾思博士(Ignacz Kunos)的匈加利語譯本，又從伊思比勒斯古(Ispirescu)輯本選譯羅馬尼亞童話六篇，附在後面。芬蘭哀禾(Juhani Aho)的小說有四篇經他譯出，收在T. Fisher Unwin書店的假名叢書中，名曰海耳曼老爺及其他，卷頭有一篇論文敘述芬蘭小說發達概略，這很使我嚮往於乞丐詩人沛維林多(Päivrinta)，可是英譯本至今未見，雖然在德國的Reclam叢刊中早就有他小說的全譯了。此外倍因翻譯最多的書便是育珂摩耳的小說，——倍因在論哀禾的時候很不滿意於自然主義的文

學，其愛好『匈加利的司各得』之小說正是當然的，雖然這種反左拉熱多是出於紳士的偏見，於文學批評上未免不適宜，但給我們介紹許多異書，引起我們的好奇心，這個功勞卻也很大。在我個人，這是由於倍因，使我知道文藝上有匈加利，正如由於勃蘭特思 (Brandes) 而知道有波蘭。倍因所譯育珂的小說都由倫敦書店 Jarrold and Sons 出版，這家書店似乎很熱心於刊行這種異書，而且裝訂十分講究，我有倍因譯的育珂短篇集，又長篇白薔薇 (原文 A Fehér Rozsa，英譯改稱 Halil the Pedlar)，及波蘭洛什微支女士 (Marya Rodziowicz) 的小說各一冊，都是六先令本，但極為精美，在小說類中殊為少見。匈加利密克扎特 (Karl Mikszáth) 小說聖彼得的雨傘譯本，有倍因的序，波思尼亞穆拉淑微支女士 (Milena Mrzovic) 小說集問訊，亦是這書店的出版，此外又刊有奧匈人賴希博士 (Emil Reich) 的匈加利文學史論，這在戈斯所編萬國

文學史叢書中理特耳(F. Riedl)教授之譯本未出以前，恐怕要算講匈牙利文學的英文書中唯一善本了。好幾年前聽說這位倍因先生已經死了，Jarrod and Sons的書店不知道還開著沒有，——即使開著，恐怕也不再出那樣奇怪而精美可喜的書了罷？但是我總不能忘記他們。倘若教我識字的是我的先生，教我知道讀書的也應該是，無論見不見過面，那麼R. Nisbet Bain就不得不算一位，因為他教我愛好弱小民族的不見經傳的作品，使我在文藝裏找出一點滋味來，得到一塊安息的地方，——倘若不如此，此刻我或者是在什麼地方做軍法官之流也說不定罷？

遠野物語

遠野物語，日本柳田國男著，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出版，共刊行三百五十部，我所有的係二九一號。其自序云：

『此中所記悉從遠野鄉人佐佐木鏡石君聽來，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來，晚間常來過訪，說諸故事，因筆記之。鏡石君雖非健談者，乃誠實人也，余亦不加減一句一字？但直書所感而已。竊思遠野鄉中此類故事當猶有數百件存在，我輩切望能多多聽到。國內山村有比遠野更幽深者，當又有無數的山神山人之傳說，願有人傳述之，使平地的人聞而戰慄。如此書者，蓋陳勝吳廣耳。』

『去年八月之末余游於遠野鄉。從花卷行十餘里，（案日本一里約當中國六七里，）凡有官站三，其他唯青山與原野，人烟稀少甚於

北海道石狩之平野，或以新開路故，人民之來就者少乎？遠野市中則烟花之巷也。余借馬於驛亭主人，獨巡郊外各村，其馬以黑色海草爲薦披身上，虻多故也。猿石之溪谷土甚肥，已開拓完善。路旁多石塔，諸國不知其比。自高處展望，早稻正熟，晚稻花盛開，水悉落而歸於川。稻之色因種類而各異，有田或三或四或五相連續，稻色相同者，卽屬於一家之田，蓋所謂名所相同也。小於坐落地名之土名，非田主不之知，唯常見於古舊的賣買讓與的田契上。越附馬牛之谷，早地峯之山隱約可見，山形如草笠，又似字母之ハ字。此谷中稻熟較遲，滿目一色青綠。在田間細道上行，有不知名之鳥，率其雛橫過，雛色黑中雜白羽，初以爲是小鷄，後隱溝草中不復見，乃知是野鳥。天神之山有祭賽，有獅子舞。於茲鞠塵輕揚，有紅物飄翻，與一村之綠相映。獅子舞者，鹿之舞也，戴面具上著鹿角，童子五六人，拔劍與之共舞，